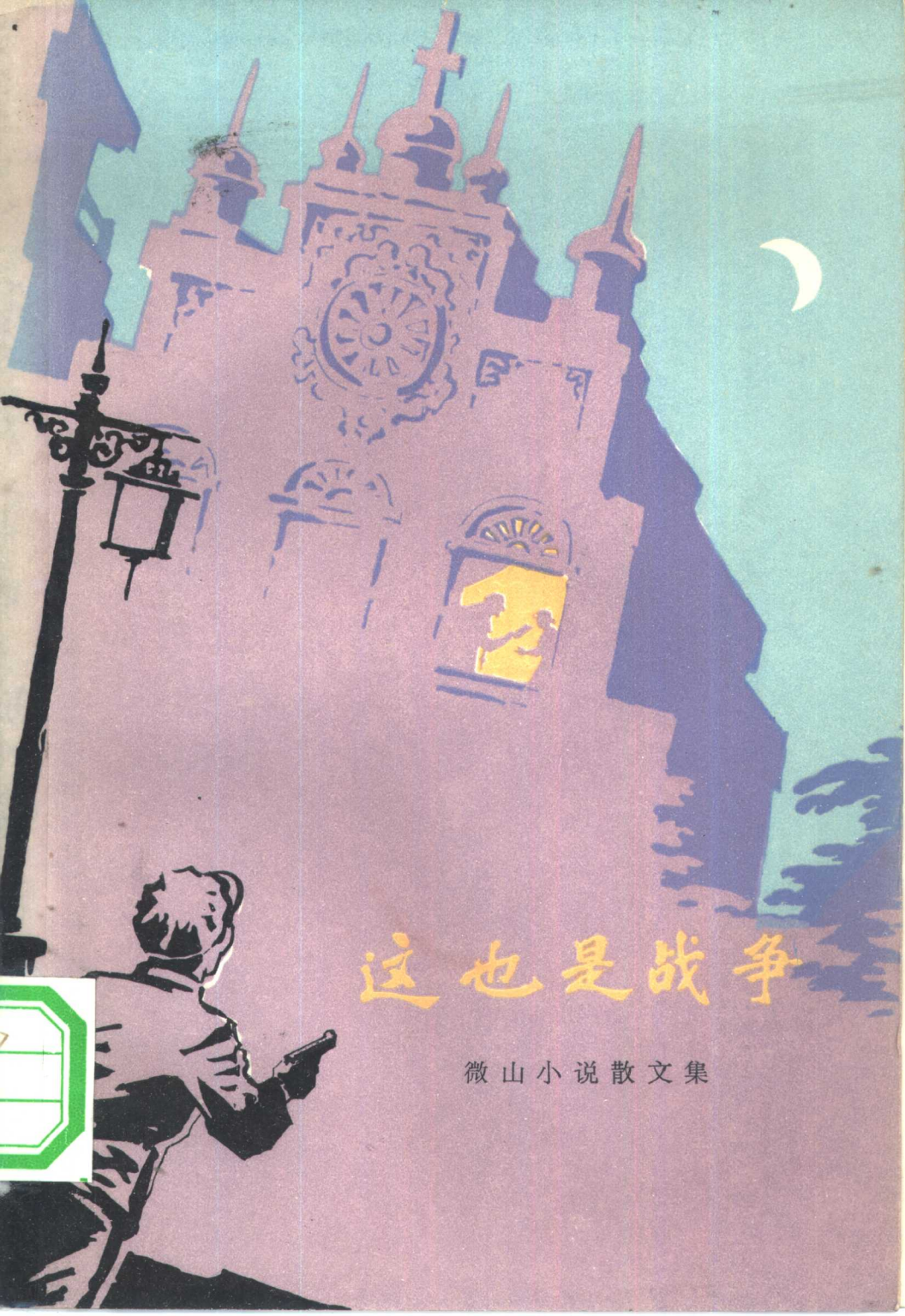




这也是战争

微山小说散文集

责任编辑：李德明 熊冬华
装帧设计：雷国才 王有明
封面设计：林发荣

这也是战争

（微山小说散文集）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1/32 印张8.5 字数197,000

1979年2月贵阳第三版 1979年2月贵阳第七次印刷

印数47,231——77,78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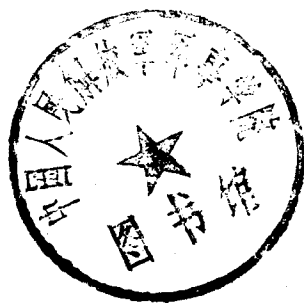
书号10115·247

定价0.60元



2 036 9531 3

献给在肃反战线上忠实工作的
全体同志们！并向顽强地
保卫社会主义事业的
广大群众致敬！



001160/07

序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祖国的文艺园地重新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在这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下，贵州人民出版社决定重版我在五十年代写的中篇小说《这也是战争》，并将我解放后在贵州工作期间写的一部分小说、散文选编在一起，合成一册献于广大读者。我认为，再版一批解放以来的作品，其意义并不在于要给一批老作家、作品恢复什么名誉，而主要的是给万恶的“四人帮”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彻底揭露“四人帮”否定建国十七年的伟大成就，否定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在文艺工作上占主导地位的阴谋。

这次收入本集的作品，除中篇小说《这也是战争》外，还有短篇小说《刘家山》、《羊群传来人笑声》、《乌江上的新战斗》、《三逢老杨》，革命回忆录《蒙山积雪微水寒》和散文《十月的原野》、《开秧门》、《秋色赋》等。

《这也是战争》是我在解放初期写的一篇作品。从一九五五年伟大的肃反运动开始写作，于一九五七年脱稿，一九五八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来曾再版过几次。由于我的政治和艺术水平有限，这篇作品还写得不好（连我自己也不满意），但是作品的主题思想是反帝、反特，歌颂伟大的肃反运动的。它揭露了帝国主义者和蒋帮特务披着宗教的外衣来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反革命罪行，歌颂了肃反战线上作出不朽贡献的英雄人物。趁这次再版的机会，我对这篇作品作了一些修改，可是基本上没有大动，在人物、结构、情节上都保

留了作品原来的面貌。如果说其中有了一点较大改动的话，只有两处：

第一，增加了一个第五章抓特务的情节。增加这一章的目的，在于加强书中主要人物之一李长生的英雄形象。在这篇作品中，我重点塑造了革命老干部苏澎和公安侦察员李长生两个英雄形象。但在前几版中，李长生的形象在前几章里却没有出现，使这一英雄人物的形象没有贯穿在整个作品、故事的始终，这是一个缺点。为了加强李长生的艺术形象，除了在前几章其他方面略有改动外，专门增加了一个第五章。

第二，在前几版中，作品一开始就着重描写的英雄人物之一，大学生、地下青年联盟负责人彭勤，在解放前夕就牺牲了。当然革命就要流血，有斗争就有牺牲，这在政治上来说不算什么缺点，但在艺术上是不够理想的，它造成了这一英雄人物的形象，在故事刚一展开就中断了。因此，这次我把它改成彭勤没有牺牲，而是在解放前夕，敌人惶惶撤退中企图杀害彭勤，但是没有把她杀死，而被我人民解放军追击部队救起了，并且参加了我军。五年之后，她又重新回到了这个城市，从事公安工作，而且参加了破获美蒋特务的这场斗争。在最后捕获披着宗教外衣的美蒋特务赫尔斯牧师的战斗中，她和她解放以前共同领导学生运动的同学郭玉相遇了。从而使本书除了着重描写苏澎、李长生、杨平等主要英雄人物，和虽有缺点错误但仍忠于革命事业的老干部李子林的形象外，能够比较完整的保留了解放以后参加革命的新一代如彭勤、郭玉、刘栋材等人物的英雄形象。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其余方面的改动都是属于个别文字和个别情节的增删。

《刘家山》也趁这次选编的机会，作了一些文字上和个别情节上的改动，主要是对地主阶级的子女娇仙的形象略有修

改。因为按照党的政策，对地主阶级的子女应与地主分子本人有所区别，只要他们与地主阶级划清界限，要求进步，就应当欢迎。根据这一精神，对娇仙的形象和个别情节的处理略有改动。

《蒙山积雪微水寒》是我一九五六年写的一篇革命回忆录，后来曾摘出其中的两个章节《无名英雄》和《青年游击队》，先后在《山花》月刊发表过，其余章节未曾发表，这次把它完整地发表出来。这篇作品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基本上都是真实的。故事中的人物，有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英勇的献出了生命，有的则还健在（虽然我都没有把他们的全部姓名发表出来）。我在这一作品的写法上，采取了在每一章中着重描写一个英雄人物，如“无名英雄”中的秘密交通员，“微山湖上”的张老师，“我们是老八”中的铁道大队游击战士，“青年游击队”中的赵队长，“英雄连长”中的我军连长等。这样在艺术手法上，虽然缺乏一个从头至尾贯穿到底的主要英雄形象，但可以真实地重现当时艰苦的敌后战争环境里，活跃在各个地区、各条战线上的各种英雄人物，我以为正是这些“群英”，才真正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谱写了足以反映我们一个时代的战斗生活的瑰丽诗篇。这也是我们所以战胜敌人的重要因素之一。长期以来有一股创作的激情在激励着我，觉得如果我不拿起笔来，运用文艺的形式歌颂他们，把他们的英雄形象和英雄事迹描绘出来，那就有愧于当时曾战斗在一起，而终于为了党的事业而壮烈牺牲的同志（如“青年游击队”中的赵队长等）。而他们用战斗和鲜血创造的英雄的业绩，是我们这一代以及我们的下一代所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关于《羊群传来人笑声》、《乌江上的新战斗》、《三逢老杨》以及《十月的原野》、《开秧门》、《秋色赋》等作品，除《乌江上的新战斗》稍有修改外，其余都照原样未作改动。

由于我是一个业余作者，虽然过去也搞过一段宣传文化工作，但主要的是从事党的工作，我的政治和艺术水平都有限。而且我当前的工作岗位，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创作。这次我对上述一些作品的修改，都是在匆促之中挤时间完成的。一是水平有限，一是时间有限，修改之后仍然难免存在一些缺点、错误，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和读者批评、指正。

微 山

一九七八年秋于上海

目 录

序.....	(1)
这也是战争 (中篇小说)	(1)
刘家山 (小说)	(144)
羊群传来人笑声 (小说)	(185)
乌江上的新战斗 (小说)	(200)
三逢老杨 (小说)	(211)
蒙山积雪微水寒 (革命回忆录)	(221)
十月的原野 (散文)	(253)
开秧门 (散文)	(258)
秋色赋 (散文赋)	(264)

这也是战争

一

一九四九年春天的傍晚，在西南一座省城的郊区，矮矮的半山腰上一个不大的基督教堂里，正举行着一个热闹的音乐会。西洋式的客厅，阔气的沙发和木椅，五彩缤纷的霓虹灯，把一群青年人的脸照得通红。茶几上摆着一些乱七八糟的瓜子、水果和口香糖。风琴、小提琴，夹杂着几支口琴的声音，正伴奏着一首幽雅的赞美诗。男低音、女高音，不太整齐的起伏着。这个教堂的牧师约翰·赫尔斯，用右手扶了扶金丝眼镜，然后抚摸着他那灰黄色的长发，眯缝着眼，显出一种非常得意、似乎又很慈祥的面孔。

当音乐告一段落的时候，牧师微微地欠了欠身子。

“亲爱的青年朋友们、信徒们！在你们这个伟大的国家里，我能够经常接触到你们这些虔诚的、纯洁的灵魂，实在荣幸。愿你们永远得到主的保佑！”牧师随即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然后接着说：“不过，大家知道现在的时局是险恶的，魔鬼正在吞吃着自由的世界。我们美国人，一向奉行人道主义，对于贵国所发生的不幸，深表关怀。”

有些青年的脸上，呈现了忧郁和紧张。但是靠近牧师的一位穿着鲜艳而时髦的烫发女学生，却露出了一阵微笑。音乐会经过暂时的沉默又开始热闹，琴声和歌声继续喧嚷起来。

音乐会在无秩序地进行着，人们有时分开一簇簇的演奏，有时又合拢来。赫尔斯牧师和那位烫发的小姐，悄悄地离开

了客厅，走向院子深处的花园里去。天空的月亮被阴云遮得时隐时现，远处的山影，默默地伸向黝黑的天边。城里闪烁着千万颗灯火，把寂静的夜空照得微微发白。

“梅美！目前的时局很紧张，共产党就要渡江了，将来的变化是不堪设想的。你觉得害怕吗？”牧师一边走着，一边慢吞吞地说。

“有点怕，共产党来到，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梅美低着头，压低着嗓子。“有些同学说没有什么要紧，有些同学又说得非常怕人。真是……”

“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共产党来到，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这些造孽的魔鬼是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的。”牧师在一棵树旁站下来，梅美也跟着站在他的身边。“亲爱的孩子！在这些年里，我是最喜欢你了，而他们，”牧师把脸转向传来歌声的客厅，又迅速转回来；“只不过是一群无知的可怜虫。……而你……聪明，伶俐，机智，多情，完全象我们那个文明国度里的孩子一样。”梅美没有说话，只是低着头在想什么。牧师接着说下去。“我或许将要离开这里，亲爱的孩子，这是不得已的事。我已经在你们国家里生活了一二十年，我怎能愿意离开这里呢？！可是时局……只有如此！”

“我想共产党过来或许……”梅美惊慌的抬起头，想说下去。

“不，不能有任何的幻想，事情的发展是对我们完全不利的。记住吧！共产主义是我们永远的敌人，而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要消灭那些魔鬼，维护我们文明、自由的世界”。

“那么，牧师！我宁愿跟你……”梅美有点害怕似的靠在牧师的身旁。

“不能这样，亲爱的孩子！尽管我要离开，而你仍要留下。这正是上帝要考验你的时候，你如果是一个有勇气的孩子，那你就应该和那些魔鬼去搏斗！把你美丽的青春，去为自由世界

效劳，为你的祖先报仇！”赫尔斯用双手抓住梅美的肩膀晃了一晃。

“那不太危险了吗，牧师？”梅美紧皱着眉头。暗淡的月光，照射着她那圆瞪的两只眼睛。

“在危险的后面，会有幸福在等待着你。当我们战胜了魔鬼的时候，我把你带到我们美国去，那时候是……”牧师的话忽然停下来。

梅美又低下头去，没有讲话。牧师机警地向四周望了一望，然后把嘴巴靠近梅美的耳边说：“留下吧！孩子，这里并不只是你一个，还有别的人，他们会帮助你。你今后的一切，我都会安置得叫你满意。”牧师直起了腰。

两个人再也没有讲话，沿着三合土捶起的小道，向院子的另一端走去了。夜是那么安静和昏沉，客厅里不时传来隐约的歌声，增加了这春夜的可爱。不大一会，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所不高的洋房，梅美在门口的台阶上停下来。

牧师走进去了打开了台灯，然后转身走出来。“来吧！让我们休息一下。”牧师温和的说。

“恐怕我该回去了！”

“还早，他们还在迷恋着诗歌呢！”

他们两个一齐走进去，牧师随手关上了门。

这里是牧师的卧房。舒适的沙发，阔气的卧铺，洋式的书柜旁边摆着书桌，桌上有一个金色的耶稣塑象，还有横七竖八的几本英文书籍。四周墙上张贴着几幅彩色的耶稣蒙难的画象。这一切对于梅美并不生疏，甚至躺在桌上的那本英华小辞典，在她平时抄弥撒的时候，都不知翻过多少道。可是今天这一切她都不愿意去看，只是坐在沙发上，埋着头在想什么。

“不高兴吗？”牧师扶了扶眼镜，“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已经叫你这个刚满二十岁的年轻人担当起来了，前途不可

量计!”

“我不敢想象将来的一切。如果你在这里，也许我的胆子更大一些！”梅美还是愁眉不展的样子。

“不，一切都会很好，我们不会永远分开的。”牧师走近沙发，拉起梅美的手。“来，亲爱的孩子，让我们坐在这里谈谈。”他们坐在松软的弹簧床边。牧师忽然从床头的暗柜里拿出了一件什么东西。梅美把头伸过去。

“照相机？”梅美又惊又喜。

“是的，一个小小的东西，这将来对你是有用的。”

梅美伸手去接，但是牧师拦住了她，把照相机放在桌上，随即抓住梅美伸出的白嫩的手腕。他的另一只手却伸过去，紧紧的搂住梅美的腰肢。梅美的脸上呈现了惊慌和紧张。

“亲爱的孩子！你太好了，你真是我的事业的继承者，主保佑你，愿你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牧师！……”梅美轻轻地叫了一声，望了望挂起的深绿色的窗幔和桌上摆起的圣母像。

“愿我把对于人类的爱，都留在你的身边……。”

梅美没有反抗。昏暗的台灯熄灭了。

二

解放军打过长江的消息，震动着江南的大地。国民党的大小官员都吓得发昏。每天都有大批的人马，象热锅上的蚂蚁，东跑西奔。这座将被解放的城市，呈现着各种各样的紧张状态。群众在街头巷尾纷纷议论，车站上特别忙碌，每天都挤满了一些官员、太太和老板们，携带着笨重的皮箱和包裹，盲目的、混乱的往外省或乡间“逃亡”。大街上和衙门口也和往常大不一样，出出进进的人们，都是那么忙乱和慌张。

这时，在这座省城的一个角落，离教堂不太远的中山大学里，发生了一场突然的风波。事情的引起是因为教育厅通知这所大学，立即准备随政府外迁，否则他们的一切经费和供给将被停止，而且政府还将查究那些企图投靠共产党的分子。当校方宣布了这道命令之后，全校的学生沸腾了，教室、宿舍、运动场等一切的场所里，都在三五成群地议论着。到底怎么办呢？犹豫、惊慌、义愤、恐惧，各种各样的心情，笼罩着全校的师生。

学校的空气，一时紧张，一时消沉，过了一阵又更加紧张起来。总之，学校已经处在混乱的状态中。这段时间，学生自治会活动得很紧。有一天的早晨，学生自治会召开了一个紧急的干事会议，来讨论如何应付这一变化。服从官方的命令，立即准备迁校呢？还是留在这里等待解放？或是走第三条道路，干脆解散各自回家。各种意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是谁也不能说服持有另一种意见的人。辩论持续了好久，还是没有结果。

“同学们！我们的责任是读书，我们应该决心留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设想，就是共产党来了，也决不会不让我们读书的。”一个梳着两条辫子的女青年，用右手迅速地把一条辫子掠向身后，瞪圆了乌黑的两眼，向大家陈述她的意见。有几个人议论起来，觉得这种说法也有道理。

“不过。”会场立刻沉静了，“大家不要忘记，是国家培育了我们，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们为什么要违反党国的好意，而挺身走向一条不可预测的危险道路呢？”一个胖胖的青年，站立起来，眯缝起眼，满不在乎的述说着。但是他的拳头却紧接着向桌上一击，好似稍微的表示一点威风。“本人奉劝各位干事，务必冷静、冷静，这是事关全体同学命运的大事。如果彭勤同学敢向全体同学提出保证，说共产党来到不会发生任何意外，我便可以不反对她的主张。”他的话说得越往后越显得硬。这个说话的是学生自治会的主席，一个家庭有钱有势、因

而在学校也最威风的学生。

“保证?……你这是什么意思?”彭勤突然站起来。她的两只乌溜溜的眼睛,流露出气愤的神情。

“是!可靠的保证!”谷北生打断了她的话。

“你这是威胁!”彭勤并没有示弱。

这时从会场的一角,突然站起一位烫发的女学生,在她向周围的环视中,显示出她的轻松和机敏。她昂起了头,带着骄傲的姿态,说起话来。

“我完全赞同彭勤同学的推断。我们应该反对迁校,反对当局无理的要求。”

“什么?这是你的意见?”谷北生非常惊奇,霎时变了脸色,表现出一种不可压抑的激动和气愤。

“是的,我反对你的主张。”

“混蛋!”谷北生气得姜黄的脸向旁边一闪,他的拳头猛地向桌上一击。

会场立即吵闹起来,有些人表现了恐慌和不安,甚至随便走动起来。

“以后再讨论吧!让大家议论议论。”不知什么人说了这么一句,会场哄的一声混乱了。大家拥向门外。

这一天的晚上,活动格外紧张。持有各种意见的人,都在努力拉拢,积极扩大自己的集团。有一部分同学,已经为这激烈的斗争吓昏了,赶紧收拾行李准备起程回家。

第二天一早,学校的布告栏上,以及各个教室、宿舍的墙壁上,都出现了油印的“告同学书”,号召全校同学立即团结起来,反对迁校,反对当局用经济断绝和查究同学来威胁学生的无理要求。下边署名的是本市学生临时联合会。有一些拥护迁校的学生看到了这些传单,马上跑过去想把它们撕掉,但立即又被大群大群的学生赶跑,象一群蜜蜂追打一只飞蛾那样

的互相捕打着。学校的教授和职员们，有一部分卷入了这一边或那一边的斗争，有一些早已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但是谁也收拾不了这个纷争的局面。

学生临时联合会公开出面的人员，有彭勤和那个烫发的女青年；另外还有郭玉，一个不到二十岁的身材短小的小伙子。他们不住脚的在院子里跑来跑去，领导大家喊口号：

“我们要读书，要自由！”

“反对迁校！”

“反对当局的无理条件！”

“全校同学联合起来！”

原来的学生自治会分裂了，解体了，又出现了新的团体。这一点谷北生非常恼火。因为这使他失去了往常的威风，无法再控制全校同学。现在谷北生领着几个拥护他的青年闯了上来，想爬到大礼堂的台阶上给大家讲话。但是立刻被一群学生拉下来，人群里有人开始喊打。扭在一起的人们，在大礼堂前的广场上滚作一团。

这一天的下午，布告栏里的“告同学书”忽然被一张巨大的布告盖住了。布告上的字足有拳头大，上边还盖着警备司令部的大印，布告里命令全体学生，立即停止一切政治活动，解散学生临时联合会，否则政府将出动军警，采取“强硬措施”。

但是学生临时联合会并没有退让，他们继续向全市各大中学校发出紧急呼吁，当天下午城里就爆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全市的居民都被惊动起来了，成群的人挤在街旁看热闹。有些商店关上了门，在高高的楼层上伸出一些人头往下看。从各条街道上汇集来的学生都高唱着激昂的歌曲，呼着口号。“反对压迫！”“反对饥饿！”“反对政府强迫迁校！”“反对当局迫害学生！”“用斗争争取我们的自由！”巨雷一般的口号声，冲击着街头巷尾。无数的旗帜和布标在空中飘荡。

在一个宽阔的十字街口，各路的游行队伍会合了。不知什么人搬出几张桌子，彭勤和郭玉爬了上去，用高亢的声音向人群发表演说。那个烫发的女学生也爬上桌子，扯下她鲜红的围巾在空中摆动，然后举起双手喊着口号，“反对当局……”“反对迫害……”下面又掀起一阵暴风雨般的喊声。

忽然，在人群的一端发生了混乱，人们开始跑动了。一队武装整齐的警察提着枪跑步过来。随后一阵格格的马蹄声冲了上来。警备司令部的队伍出动了。步枪声刺耳的尖叫，马刀挥舞起来。大群的学生和看热闹的居民到处乱跑，到处发出人们的尖叫和惨哭声。

“打呀！我们不要跑！”什么地方喊起来了，大群的赤手空拳的学生扑向马队，他们随手拾起街上的石子，向骑在马上警察投去。

“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一条新的长城。……”到处发出一片激昂的歌声。

“不要动，彭勤，坚持下去！”那个烫发的女学生在桌子上拉着彭勤的手。然后她们发出了命令。

“同学们，干呀！勇敢的斗争！”

“把国民党刽子手打回去！”

“用我们的热血和头颅来争取自由！”

一群步兵和马队冲了上来。郭玉急忙拉着彭勤的手喊道：“赶快跳下去，到人群里去！”但是事情已经紧急到这种程度，仅仅一眨眼的功夫，彭勤和那个烫发的、拿着红围巾的女学生，还有几个围在桌旁的青年已经被抓住了，郭玉也被飞来的枪托打倒。满脸是血的躺在地上，和一些受伤的、惨死的人们堆在一起。

一阵搏斗过后，街头上仍然是一片沉寂的恐怖，横七竖八的躺着一些受伤者和惨死者，尘土和鲜血混杂着碎石。

惊慌之后的城市格外沉寂，漆黑的夜又飘起毛雨。在警备司令部的侧院，一排低矮、潮湿、黑暗的小房子里，躺着一群被捕的青年。他们埋着头，默默地望着身下冰冷的三合土和稀少的几根稻草。有人偶尔转过头，望一下小小的铁窗，以及窗外只有肥皂盒那么大小的一小块天空。

“勤！你害怕吗？你在想什么呢？”那个烫发的女学生转过乱蓬蓬的头，低声的对着彭勤说话。

“没有想什么，我只是想我们并没有罪过。这些万恶的国民党，为什么用这么残酷的手段，对付我们手无寸铁的学生呢？”

“是呀！他们太残暴了！”

“这不过是垂死的挣扎！他们想用屠刀来夺取我们的意志，那是办不到的。我想，……我们这里不久就会解放的，我们总会见到天日。”

“你怎么会知道呢？”

“啊！……我不过是这样想。”彭勤笑了一笑。两个人的谈话略微停了一下。

“我实在钦佩你的勇敢，我们在这种环境里，如果没有你，大家连一点主意也没有了。”

“这一回你也很有勇气，简直和过去成两个人了。我真没有想到，你们基督教徒为什么也会参加这种斗争呢？”

那位烫发的同学，没有立即回答，把头略微偏了一下，然后笑眯眯的说：“这是我长久羡慕你的结果。”

彭勤没有作声。

“啪！”屋门打开了。进来了两个穿黑制服、拿着手枪的家